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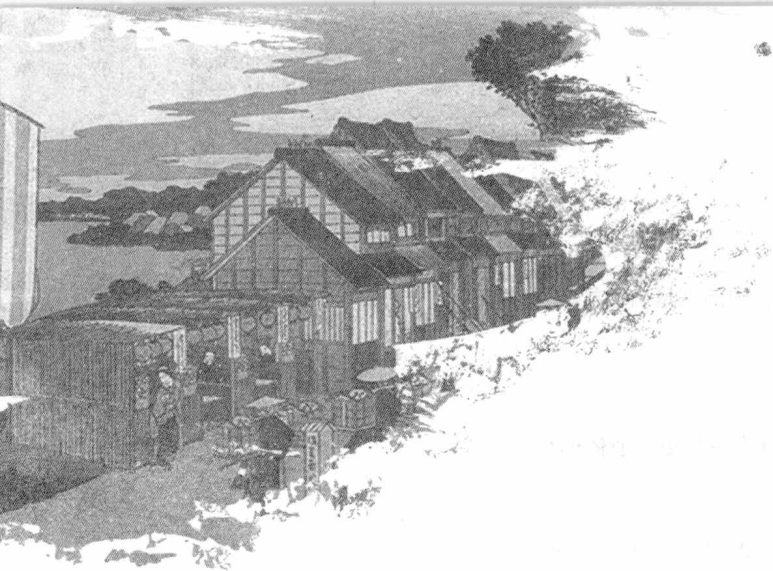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史話

Japanese History and Legends

汪昌記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日本史話

Japanese History and Legends

汪
紀
川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本史话 / 汪公纪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
2011. 4

ISBN 978 - 7 - 5068 - 2448 - 4

I. ①日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日本—历史—通俗读物
IV. ①K313. 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9295 号

责任编辑 / 贺原平

责任印制 / 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 / 3A 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话: (010) 52257142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4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 bptougao@126.com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36.5

字 数 / 605 千字

版 次 /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56.00 元

目 录

上古篇

- 序 / 2
- 神武天皇之谜 / 3
- 仁德王的畸恋 / 6
- 荒唐的君王 / 12
- 共立女王 / 17
- 第二位女帝 / 24
- 白村江之战与壬申之乱 / 32
- 唐风风靡日本 / 39
- 风流女皇 / 48
- 平安王朝 / 52
- 叶子之乱 / 56
- 国丈摄政 / 62
- 儒士的悲哀 / 68
- 天庆之乱 / 73
- 藤原氏天下 / 80
- 《源氏物语》 / 85
- 《源氏物语》的幕后 / 150
- 虾夷前九年之战 / 154
- 后三年之役 / 160

中古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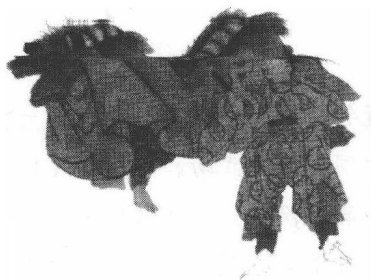
- 序 / 166
- 保元之乱 / 167
- 平治之乱与平清盛之崛起 / 178
- 源赖朝的崛起与平清盛的死亡 / 185
- 平家的灭亡 / 192
- 源赖朝、源义经兄弟阅墙 / 198
- 源赖朝的发迹和他的事功 / 205
- 北条时政的迷梦 / 211
- 北条氏的兴起 / 217
- 承久之乱 / 223
- 全盛时期的北条氏 / 229
- 元世祖忽必烈之雄图 / 235
- 北条氏的衰亡 / 244
- 后醍醐天皇讨幕的成败 / 250
- 南北朝抗争的开始 / 256
- 南北朝的抗争 / 263
- 室町时代的开始 / 270
- 足利义满的后人 / 276
- 割据局面的形成 / 282
- 战国的酝酿 / 288
- 战国群雄 / 294
- 逐鹿的群雄 / 301

近古篇

- 序 / 308
- 分久必合 / 309
- 趋向统一之路 / 315
- 织田信长的飞跃 / 321
- 织田信长的陨落 / 328
- 继承统一大业的丰臣秀吉 / 334
- 旭日东升的丰臣秀吉 / 340
- 丰臣秀吉的作为与事功 / 346
- 丰臣秀吉兴起侵略狂想的经过 / 357
- 七年之战 / 363
- 时代开始转变 / 380
- 德川朝代开始 / 386
- 征夷大将军的开府 / 391
- 倔强的淀姬 / 397
- 德川家康灭了丰臣家 / 403
- 德川家康奠定了三百年的基业 / 409
- 三代将军家光 / 415
- 庸暗的家纲 / 431
- 光国崇儒的由来 / 437

近代篇

- 序 / 444
- 幕府开始腐化 / 445
- 元禄时代 / 452
- 幕府开始崩坏 / 458
- 家齐和松平定信的时代 / 467
- 庆福与庆喜之争 / 475
- 生麦事件 / 483
- 明治时代开始 / 491
- 德川幕府覆亡 / 496
- 什么是征韩论 / 499
- 废藩后所衍生的问题 / 503
- 第一次中日战争 / 508
- 八国联军与英日同盟 / 513
- 日俄战争 / 517
- 文艺开始发扬 / 521
- 伊藤博文与明治天皇之死 / 524
- 大正天皇继位 / 529
- 文装武备与西原借款 / 534
- 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 / 539
- 形势大转变 / 545
- 法西斯思想萌芽 / 549
- 发动九一八事变 / 551
- 国际联盟考察团 / 555
- 二二六事件 / 560
- 广田弘毅意外组阁 / 563
- 第二次中日战争 / 566
- 张鼓峰事件 / 569
- 回天一二九 / 572
- 陆相东条英机组阁与偷袭珍珠港 / 574
- 山本五十六之死 / 576



上古篇

本卷从日本传说的开国君主神武天皇谈到源氏家族势力在关东崛起。时序上从公元前 660 年到公元 11 世纪的末期。

从种种迹象看来，神武天皇与徐福的年代相当，甚至就是徐福。在这段期间最重要的一位天皇是女帝推古天皇，约当中国的隋朝时期，在圣德太子的摄政下，确定了“天皇”的称号及“日本”的国名，制订了历法，同时开始修史。

另一位重要的天皇是崇德，他在藤原镰足的辅佐下，进行了一系列的“仿唐”改革：改变朝廷组织，建立年号，取消封建改行郡国，整理户籍，订定田制及税制。这就是日本史上有名的“大化革新”，使日本脱离了部落社会，而进入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体系。

由于天皇的血胤众多，从 8 世纪的桓武天皇起，有些庶出或不得宠的皇子，便被降为臣籍，让他们另谋生路。桓武天皇的后代赐姓平，嵯峨天皇的后代赐姓源，几百年后，源平二姓的势力几乎布满日本全国，成为左右日本中古政局的重要力量。

序

日本是中国的近邻，先天注定要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。

在汉唐盛世，中国辉煌的武功和灿烂的文化，曾使日本折服。日本平安朝宫廷之内贵族们都崇尚唐制汉学，一切模仿中国，唯中国的马首是瞻。到了清朝末年，中国国势逆弱，日本生了觊觎之心，一步步走上了错误的武装侵略之途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日军在卢沟桥的无理挑衅，揭开了大规模侵华行动的序幕。八年抗战结果日本惨败是咎由自取，长期抗战和战后的演变，却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灾害。这是中日关系最可悲的一页。我们免不了要继续与日本打交道，因此仍有必要了解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这个民族。

近世中国人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观感，有“媚日”、“亲日”、“惧日”和“仇日”，只是真正“知日”的却不多见。十数年前外子开始在大学教学，偶尔和学生谈到日本问题，发现一无所知的大有人在，因此早在那时他便兴起写日本史的念头。恰巧《中外》杂志社社长王成圣先生向他索稿，他便断断续续地为《中外》写了不少篇。为了引起读者读史的兴趣，他采取了说故事的方式，文字也尽量通俗浅近，避免枯燥呆板。叙述古代史以人物为经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等情形为纬。因为在帝制的国度里，人的因素毕竟占有很重的分量。

这部《日本史话》上古篇，主要是将外子曾经刊登在《中外》杂志上的文稿，加以整理补充和改写作为日本古代史，首先发表。日后他还准备利用闲暇，继续撰写。外子不是学历史的，只是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。他动笔写日本史，一方面也因为他父祖都曾当过驻日的使节，他自己除了留学之外，也曾经出使过日本，似乎有一份责任感，不能不将他所认识的日本介绍给国人。他参照了好几部日本学者的巨著，也细读了国内学者的若干著作。然而疏漏之处或仍难免。我知道他是以抛砖引玉的心情将他的文稿付梓的。

任永温



神武天皇之谜

日本的古代史是一篇糊涂账，一半是无稽的神话，另一半是捏造的伪史。其实捏造史实并不稀奇，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行为，自称是神的直系后代，更是人类常有的夸耀，不过厚着脸皮硬要和中国比古老，把自己的祖先一直追述到千余年前，就未免过分了。现代的日本人，恍然于编纂伪史的无聊，才渐渐敢于说真话，不过有时又过火，认为他们的历史都不可信，尤其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皇室是由中国传流下来的。但是我们的学者卫挺生博士，在他不朽的大作中，确实证明了神武天皇就是徐福。

日本之有正史始于第四十代的天武天皇。在壬申之后，这位君主认为，当时所传的史实谬误颇多，真实的情形常常过了一段时期之后，便走了样，必须制订正史。他于是命令了一位二十八岁有照相般记忆力的稗田阿礼，根据史料《帝纪》、《旧辞》等，重加整理，去伪留真，来制订一部正史，以传后世。但是经过三十余年，稗田阿礼并没有能完成他的修史大业，而阿礼已经老迈不堪，到了元明女帝时代，不能不另外敕谕一位文笔非常秀丽的太朝臣——安万侣，来帮忙阿礼共同续写那未完成的著作，这就是所谓的《古事记》（公历712年完成）。在《古事记》之外，天武天皇还创立了一所历史编纂馆，任命了一大批编纂委员，要他们仿效中国的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纂写方式，广搜数据成为一部完备的国家纪录。经过整整四十年的工夫，这部巨作完成了，就是现今还流传的用汉文写下来的《日本书纪》，公历720年完成，共三十卷，一、二两卷是神话，第三卷是日本正史的开始——《神武纪》。《神武纪》是神武天皇本纪，其中最重要的描述，是东征的一役，虽然很像是一篇神话，但叙述的行踪忽东忽西、忽行忽止，尤其在各地留滞的期间忽长忽短，不像是故意的虚构。据卫博士的考证，根据《神武纪》的记载：

一、“可确知神武天皇不生长于日本，乃乘天盘船自高天原飞降者。天盘船谓航海之楼船。‘飞降’谓操纵风帆而来，‘高天原’乃指海外之一地而言。”



二、当时日本文化的程度，停留在绳文文化时代，并没有任何冲击，能使日本忽然飞跃到青铜的弥生文化。据卫博士的研究：“近年，自筑紫至远贺川口，出土青铜器时代之刀剑戈矛镞范甚多，与《神武纪》所云，居‘吉备’数年以蓄兵食之语相应，‘兵’即兵器。神武东征途中先折而西行，停驻远贺川口多日，因其地为其兵器制造区，故亲往视察制造情形，从已出土之兵器而言，其形式与先秦之大陆中原之刀剑戈矛无异，可见神武兵工之技工来自大陆。日本产铜之各地，多在伊豫安艺以东，而当日制造兵器之场所，反集中九州岛的西北，去矿场甚远，显然当时日本铜矿尚未被发现，不得已乃自大陆齐楚沿海运铜入倭，铜矿笨重，故将其冶铸集中于日本去齐楚海岸最近之港湾，因而自唐津以至冈田皆成其冶铸之工业区。”以上说明了神武东征武器的来源。

神武是谁呢？卫博士肯定地说，他必然是徐福。徐福到了日本之后，为了避免秦始皇的追踪、侦访，甚至于讨伐，他利用了语言的隔阂来保持他的秘密。他禁用当时通用的中国语言，甚至采用了秦始皇的愚民政策，认为人民有了知识之后，便会兴风作浪，“以古而非今”了。文字是罪魁，是知识思想最可怕的媒体，所以他根本废弃了文字，在文字还没有流布很广的时候，便扼杀了它。那时其手下还有几千名由齐楚各地征调而来的童男女，他不授以中国文化，反而让他们倭化。这时大局已平定，他这批青年战友，一个个也已长大成人，便让他们和当地土著男女婚配，创立家业，断绝他们思乡的念头。他为了示范，娶了原始居民木族中的贺茂氏的女儿——媛蹈鞬五十铃媛为正妃，翌年并立她为皇后。他自己在辛酉年即位于橿原宫，称帝了。

以上是卫博士根据《神武纪》，再考证了我国各书类中有关徐福的记载而推断的，合情合理。显然的，神武确有其人，确有其事，唯独有一点不能符合的是神武即位之年。照《神武纪》中明确的记为辛酉之年，为公元前660年，约当春秋齐桓公葵丘之会一匡天下的时候，距离徐福之生，四百有余年，所以徐福似乎不可能就是神武。不过神武时代，日本根本尚未纪年。日本本来无历，是从钦明天皇时代，由百济的历博士一位名叫观勒的高僧传授得来，到了推古女帝九年辛酉，才由当时主政的圣德太子推行历法于全国。除了历法之外，圣德太子还制订了冠位、朝仪、宪法，确实应了中国谶纬家的预言，辛酉是个革新之年。圣德太子为了修史，不能不订一个大吉祥的日子，作为日本的开国之期，因此他认为辛酉年最能象征革故鼎新，而为了表示日本是与我国相埒的古国，于是订了推古九



年辛酉以前的第二十个辛酉，为神武即位之年。是神武千余年后，他四十余代的子孙硬替他装上去的，焉能可信！不过辛酉每逢六十年必有一次，假定真的是辛酉年，如若不是第二十个，而是第十七个辛酉，那也能吻合了。

总之卫博士的研究，解答了历史上的大谜。为什么徐福三次出海？三千童男女的踪迹何处去了？日本何以忽然由绳文时代，一跃而到了精美的青铜器时代？不过这并不能使得我们与日本之间更密切，徐福的原意似乎就是想隔绝日本与大陆的关系的。

姑不论日本的学者有没有雅量来承认这一事实，日本的第一位君主的来源，我们总算是清楚了。神武以后，根据《古事记》与《日本书纪》，有八代帝王，而无事迹。据日本学者水野佑的研究，这八代帝王根本无其人，名字是虚构的。这当然可能。那是因为把神武的存在提前了四百年，当然产生了很长的空隙，为填这四百年的空档，至少需要八代以上的君主，当然只能是有名而无事迹的阙史时代了。由于把神武提前了四世纪，日本的古代史的真伪更难确定。真实可考的史实，要从仁德王开始了。



仁德王的畸恋

到了纪元后第三世纪，在陈寿所著的《三国志》中，对日本才依稀的有了若干有系统的记载。约后于陈寿的《魏书》二百年，日本慢慢地有记录可寻了。虽然传说神话仍属不免，但是宫室的旧址遗迹，高坟大冢，以及陆续发掘出来的葬器宝物都可为证。高冢之伟出人意表，有的所占地面，远比埃及的金字塔还要大，而高冢之中最大的一个，是仁德王的坟墓。仁德在中国史书上称为倭王赞，赞是个译音，他的名字慢慢的清楚一点来发音，应该是萨散义，在日本语义为鹈鹕，一个黄嘴灰身的飞禽。快嘴的日本人，惯于单音的中国人听萨散义写成赞字了。这位赞，不能不称为英明之主，那时中国大乱，五胡乱华，四夷入侵，烧杀掳掠，天朝不成个样子，逃难的人，无处藏身，铤而走险，渡海远扬了，很多漂到了“大和”，这位仁德王，便利用了这批先进人民的知识，好好地把国土建设了一番。如今的大阪，1970年博览会的所在，据说当时是烂泥堆，无法居住的。由于这批外来的人的努力，开了沟渠，浚通了河流，搭起桥梁，不多时便得到了良田四万顷。仁德王继续开发，三年之后，一个穷困不堪的国家成为一个炊烟四起家家有饭吃的乐土了。

饱暖之后，继之而来的便是淫欲。尽管陈寿说其俗不淫，但“淫”风行于上，仁德王得意之余，慨然“重色思倾国”了。虽然当时还没有酒家、歌厅、舞厅、按摩院等可以任取所需，但是他的恋爱对象也已不少。幸而有妻甚妒，王后盘姬，出自名门，并且才貌双全，她在仁德王的四周筑起了一道防水墙，初起倒还能有用，但是稍一不慎，禁不起恋爱的大台风，防水墙终究垮了。原来仁德王有个异母妹八田皇女，是国色天香，与仁德早就有染，因为王后盘姬的关系，而被谪到远远的乡下，孤苦伶仃的过活。但事有凑巧，到了某年的新尝节，照例要大宴群臣，王后是主角，有一道菜，要用有三叉尖的柏树叶，而这种柏叶，纪则的熊野山下才有，于是王后盘姬要使得这次宴会成功，带领了宫娥，迢迢长征到熊野去采柏叶了。仁德王大喜，机会难得，重获自由，快马加鞭的便把八田皇



女接到宫里来，双宿双飞了。但是特工组织，无论中外，从古到今，早就存在，谁都会用。盘姬当然有她的布置，这是天大的情报，她的心腹，司库的领班，急急忙忙地追赶她的女主人，一直追到难波津。适逢王后已经采柏归来，装满了一船的柏叶，高高兴兴地在回程上也泊靠难波津，司库见到了王后，连忙匍匐在地，叫道：“大事不好，皇上有了女朋友了！”盘姬倾听之下，登时妒火中烧，立刻把一船辛苦摘来的三尖柏叶一齐抛到海里，原来准备弃舟乘车上京的，这时变更了旅程，继续坐船回娘家的筒城了。

仁德王闻讯，着慌了。虽然当时日本君主，和英王一样，“不可能做出错事来”，但是和自己的妹子同居，究竟不太体面，何况和盘姬十数年琴瑟之好，哪能完全忘情，于是命令一位舍人到筒城去接王后回宫。但是王后哪里肯让步，当然不理，舍人颓然而返。到了秋凉十月，快一年了，仁德王凄然心动，又遣那位舍人再到筒城去接驾，已经碰过一回钉子的人，依然又碰了回来。这时仁德真急了，选了一位能言巧辩之士，官居“口持”——口持者专仗一张嘴混饭吃的朋友也，去游说王后，务必要请她回心转意。这位口持也颇有自信，自恃他的口才，同时他还有内应，他的妹妹恰巧是王后的侍女，可以从旁打边鼓，帮个忙，因此大胆奉命前往了。他行前辞别的时候，表示此去不成功，便成仁，只准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壮士一去兮，不复还！且看他到底是成功还是成了仁。

口持到了筒城，展开了他的战略，先以如簧之舌来陈述利害，然后再以极动人的感情言语来打动王后，但是这位盘姬，真是如磐石之固，无动于衷，任你怎么说，她总是一个“不”字。她的血型可惜无从检验，既非 A，也非 O，软也不吃，硬也不吃，剩下的只有靠持久战了。于是口持下了决心，他盘腿坐下，慢慢讲个不休，一个在滔滔不绝地劝，一个在垂目宁静地听，而外面这时已入深秋了，苦雨凄风，飘飘的细雨打在口持先生身上，青衫尽湿，他领前一颗朱红的钮扣也着了雨，那时日本的染色技巧大概和今天的敝国差不多，禁不起水，褪了色，一滴一滴的像血泪滴在地上，在旁侍奉的宫女，口持的妹妹，心中不忍，口吟一绝道：

巍巍筒城宫，
苦说竟无功，
秋雨成血泪，
滴滴心头红。



王后看他们兄妹二人也可怜，回顾这位宫女说：“算了，让你哥哥回去吧，我是绝对不能妥协的。”

青天霹雳！懿旨下来了，还是不回宫！谁说日本妇人不妒忌，请看这位盘姬！这时口持也只好认输，怏怏而归了。他当然不敢说真话，去时那样的拍胸脯，打包票，此刻如何自圆其说呢？见了仁德，他报告道：在王后宫里看见一只怪虫，形如蛇，变为蛋再变为飞鸟，所以不得不赶回来报告，请圣上自己去看一看。这样一来，他把辱命经过一字不提，而圣上如果自己到筒城去，应该由他自己去请王后回宫，责任他自己负了。

仁德对于怪虫，也真想去看一看，同时也可以请太太回家，一举两得，于是御驾亲征了。他不惜降贵纡尊到了筒城，看到了怪虫，原来是条蚕，这是百济国的公子秘密赠送盘姬的，仁德大喜，他知道养蚕的重要，大大的奖励，不久日本也有了织锦。

但是盘姬，还是顽固如初绝不妥协，绝不饶恕，镜已破，不再圆，仁德扑了个空，带了蚕种而归。

不久盘姬也悒郁而亡。盘姬死后三年，仁德正式册封八田皇女做了王后。

但是艳史并没有结束。

八田皇女有个小妹妹，也生得花容月貌，仁德王此时妒墙已拆，更可以自由地猎艳，大了胆，对这位小妹妹进攻了。他自己不好意思直接求爱，请他胞弟隼替他向这位年轻貌美的皇妹去疏通。隼是个标准大少爷，却也是一表人才，奉了这份差使之后，更是修饰得十分英俊，到了女家，两小一见，如同触电，互相爱慕起来。隼毛遂自荐，替代了兄长，做了入幕之宾。仁德王等之久久不来，好不心焦，忍不住自己微服出巡了。来到女家，悄悄地登堂入室，隔着纸门，听见隼肉麻兮兮地和皇妹说：“我枕到你腿上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当然好呀！”……

“你说隼飞得快，还是鹈鹕飞得快？”

“当然是隼飞得快喽，鹈鹕笨笨的，又丑又老！”

“可不是，你看我先飞到你怀里了。”

这时隼得意忘形，忽然诗兴大发，口占一绝：

疾隼冲天奇，



翱翔任戏嬉，
蠢哉彼鸛鹤，
一啄堕如糜。

哪知隔墙有耳，鸛鹤恰好是仁德的名字，他听得真切，岂有此理，这个坏蛋，不但抢了我的爱人，竟然要施其一啄，让我由天上摔下来，登时大怒，拔剑就斫。但是年轻人腿快，居然逃走了。仁德哪里肯休，于是点起两员大将，命令他们前去追赶，这两员大将在行前请示的时候，王后八田垂涕吩咐道：“你们可以行凶，但是对于我的妹妹，不准侮辱。”两人奉命而去，他们追到了大和山里，终于把这对情侣杀了。这两个将军虽然承蒙王后再三叮嘱，不准侮辱皇妹，但这时人都杀了，管不了许多，兽性大发，剥了衣裳，把皇妹贴身的首饰珠玉抢个精光，陈寿所赞美的“不盗窃”，这时露了原形，他应该长叹于地下了。

新尝祭又到了，轮到八田王后来大宴群臣，真是热闹非凡，尤其女眷们，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。王后极其会做人，看见有漂亮衣饰，必定来赞美两句，当然被夸奖的都会受宠若惊，而凡身怀瑰宝的也想露出来让王后鉴赏鉴赏。这时有位贵妇人凑近来，把一只玉镯子献了上来：“您瞧瞧，这个还不坏吧！”王后不看犹可，这一看当场晕倒，这就是皇妹长年佩戴贴身的玉环。严诘之下，知道这位贵妇人因为想出风头，在朋友家里临时借来戴的，而这位朋友又是谁，便是那杀人越货的将军！不用侦探，王后也判断得到这两位鲁莽的将军，必定违背了她的旨意，剥了皇妹的下裳，才拿到玉镯的，于是定罪，判处死刑了。

从上述的这个真实宫闹故事中，可以看得出古代日本的“淫盗之风”，竟臻于国王乱伦，大将劫尸，其社会风气之败坏，严重到了令人可怕的地步。然而在陈寿所著的《三国志》里，记载却又大不相同了。晋代陈寿著的《三国志》里的《魏书》第三十卷，最后一章曰《东夷》，分为九节，最末一节说到倭人。倭，并没有轻侮的含义，那时日本可能自称为 ITOH 或 INU，音译当然变为倭奴或委奴。东汉时曾经由光武帝颁发这一颗金印，文曰“汉委奴国王”，形状大小与颁发给越南王的金印差不多，并且那时的倭人，的确也矮小些。现在发掘出来的古日本人的骨骼，平均身长不会超过一四五厘米，就是比起今日赛美会世界小姐的高度，最少要低二十厘米，矮一个头，称之为矮人，似不为过。至于“日本”这个国名，以及天皇这个尊称，都是三百余年后到第六世纪由圣德太子发明



后，才决定了的。

陈寿，也不免是个文抄公，他的材料是抄自魏人鱼豢的《魏略》，对于倭人极其恭维。在他笔下的倭人，比起其他“东夷之人”要文明得多，看他写当时的韩国，很少有好话。描述挹娄道：“其俗好养猪，食其肉，衣其皮，冬以猪肤涂身，厚数分以御风寒……其人不洁，作溷其中央，人围其表，居。”除了脏之外，“其国便乘船，寇盗，邻国患之，在夷饮食，类皆用俎豆，唯挹娄不法俗，最无纲纪也。”活画出一个野蛮民族的面貌。再说到另外一个稍有文化的韩国时：“无跪拜之礼，居处作草屋土室，形如冢，其户在上，举家共在中，无长幼男女之别。”人杂聚在一个像坟堆的土屋里，门开在顶上，爬出爬进，现在乘火车走过韩国的乡下，偶尔还望得见这种如冢的住宅。他描写韩国农闲时的风俗：“常以五月下种，讫，祭鬼神，群聚歌舞，饮酒，昼夜无休，其舞数十人俱起，相随踏地，低昂，手足相应，节奏，有似铎舞；十月农功毕，亦复如之。”这种相随踏地，低昂，手足相应，有节奏的舞蹈，不但酷似台湾的土风舞，今天在南洋、在日本，也还有这类的原始舞，以表示庆祝高兴。《魏略》的著者以生花妙笔，把这历时两千余年的风俗，如看电视似的又复制给我们，由于他刻画忠实，我们可以推断他对于其他方面的记载也不会太错，且看他如何介绍日本。

“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，依山岛为国邑，旧百余国，汉时有朝见者，今使译所通三十国。从郡至倭，循海岸水行历韩国，乍南乍东，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，始度一海千余里，至对马国，其大官曰卑狗，副曰卑奴母离，所居绝岛，方可四百余里，土地山险，多深林，道路如禽鹿径，有千余户，无良田，食海物自活，乘船南北市采……”带方是带方郡，汉武帝占领朝鲜分为四郡，玄菟、临屯、乐浪、带方。带方郡在朝鲜半岛的最南端，魏时，乐浪、带方两郡还由汉人统治，临屯和玄菟都由夷人据有了。那就是上面所说的“韩”和“挹娄”等地方。这一段地理介绍当然不太正确，“乍南乍东”，已经够使人如坠五里云雾，而尤其里数，更难摸得准。但是对马国，现在仍有其地，仍存其名，而卑奴母离这一怪名称，确有其官，很明显的是“夷守”，发音恰好如 HINAMORI，而夷守者，日本古时的边防司令也。“南至邪马台国，女王之所都，水行十日陆行一月……可七万余户……”邪马台，不用说是大和了，日音为 YAMATO，在 4 世纪，历史上证实日本的首都的确是在大和。虽然每一代的天皇都喜欢迁都，却从来没有走出大和境外的圈子。4 世纪以前首都何在虽无可考，但《倭人传》无巧



不巧地偏偏说“邪马台国，女王之所都”，所以假定说在2世纪的末期大和已经是日本的首都，应该是极有可能的了。准此类推，可以知道《倭人传》里所载都确有其事，尤其关于译音纵然稍有出入，可能是由于日本发音没有发清楚，中国人听音听不清楚，以及中国字音，因时代之转移，发音也起了变化，而产生了讹传，以致配不上今天的日语。总而言之，《倭人传》有很多地方可以使我们确信，那不是《山海经》，不是《镜花缘》，而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游记。他接着又写道：“倭水人好沉没，捕鱼蛤……其风俗不淫，男子皆露跣，以木绵招头，其衣横幅，但结束相连。”这也像是忠实的报道，今天的日本人还是本性不改，好沉没捕鱼蛤，而男子的装束，一百年前明治维新时，还免不了露跣，就是头上留着一根像辫子的发结，直倒在头的中央。“倭地温暖，冬夏食生菜，皆徒跣，有屋室，父母兄弟，卧息异处……”由韩国到日本，不论是循陆而行，或沿海岸线而乘舟，都会觉得越走越暖，比起中国的满洲地区与朝鲜的严寒，日本的气候当然宜人得多了。日本人爱吃生菜，是举世皆知，他们生吃的习惯，似乎越来越扩大，由生鱼再生肉而生鸡了，至于徒跣，也是非常日本式，虽然现在也学起穿袜穿着鞋，但一回家第一件事，便是脱鞋除袜，这一习惯不但他们未改，反而传染给我们了。住屋各有卧处，与韩国的“举家共在中”大不相同，说明了日本那时的经济情形，要比韩国优厚得多。“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，下户或二三妇，妇人不淫，不妒忌，不盗窃，少争讼，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，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，尊卑各有差序，足相臣服……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，逡巡入草，传辞说事，或蹲或跪两手据地，如之恭敬，对应声回噫比如然诺。”这一段述说当时日本的社会状态，是个多妻制，阶级森严，下户见了大人必须让路，这种情形现在虽然已不存在，但是在《宫本武藏》电影里，所见的一幕一幕画面，仍然脱离不了《倭人传》的记载。

这里只有一点，鱼豢或陈寿所一再提出的，就是“妇人不淫”，“其风俗不淫”，“不妒忌，不盗窃”，好像天生的君子国，但是根据日本人自己的记载，却偏偏不打自招，与此不符。陈寿、鱼豢，真算得客气，把古代日本说得那样好，可惜倭人们自己不争气，历史上连篇的“淫”“盗”，仁德的子孙还更要荒唐，但是日本人对我们如何，报章上所载，几乎提到中国的，没有不故意诬蔑我们一下的，他们的虐待狂，永无止境，虽然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气量小，而并不能加害于我们，倭人终究不过是矮人，什么日出之国，大日本，名称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悲夫。



荒唐的君王

六朝《宋书》的《倭国传》里，记载了一篇极好的外交文书，其文曰：

封国偏远，作藩于外，自昔祖祚，躬擐甲冑，跋涉山川，不遑宁处，东征毛人，五十五国，西服众夷，六十六国，渡平海北，九十五国，王道融泰，廓土遐畿，累叶朝宗，不愆于岁，臣虽下愚，忝胤先绪，驱率所统，归崇天极，道径百济，装治船舫，而句骊无道，图欲见吞，掠抄边隶，虔刘不已，每致稽滞，以失良风，虽曰进路，或通或不，臣亡考济，实忿寇讎，壅塞天路，控弦百万，义声感激，方欲大举，奄丧父兄，使垂成之功，不获一篲，居在谅暗，不动兵甲，是以偃息未捷，至今欲练甲治兵，申父兄之志，义士虎贲，文武效功，白刃交前，亦所不顾，若以帝德覆载，摧此强敌，克靖方难，无替前功，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余咸各假授，以劝忠节。

这是日本对中国正式称臣的一封非常有价值的文献。不仅词藻秀美，而且能不卑不亢，虽然以小事大，自称臣下，但是也委婉地充分表达出来自己国力的强大和士卒的用命，目的在争取中国方面的同情，希望不受干涉，而能名正言顺地去讨伐句骊（侵略朝鲜）。当时日本朝廷里，居然有这样的大手笔，我们不能不倾心佩服。他能用对方的文字，来打动对方的心坎，以达成自己的目的。

这位甘心称臣的倭王，根据日本历史，是一个罕有的暴君，有名的大泊濑皇子，即位后号称雄略王，《宋书》里则称他为倭王“武”。诏除“武”持节、都督倭、新罗、任那、加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。

大泊濑是仁德王之孙，允恭王之子，允恭是位懦弱之主，仁德死后，群子争位，互相残杀，剩下允恭是排行老四，哥哥们都死光了，轮到他为王，但他犹疑不决，不敢就位，大臣们劝驾也没有用。在这真空期间，上下都惶惶如也，允恭的妃子是个贤淑的妇人，看到举国无主的情形，心知不妙，于是也加入了劝进